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五七六・史部・傳記類

衡華館日記不分卷 (清)王韜撰

三述奇八卷 (清)張德彝撰

緣督廬日記抄十六卷 葉昌熾撰

一九七

一二九

2655/06

漢  
華  
館  
日  
記

〔清〕王韜撰

據上海圖書館藏稿影印原書版框高  
九四毫米寬二十四六毫米一本

日漁言季

疏茶亦為

館

余字蘭儒號跡子九正等崇光  
夢燕艸堂秋晚虛若香窟  
樹癡庵主友崎山人華曼精舍  
衛香山館玉鯢生樓荀林居士  
眼臨洞客鍾江子勦葉山房廉益公史  
蹊蓀居眉珠小盒蔭蔚莊  
保筠半堂紅菴亭瀆畫樓  
岑芳院衣雲閣翫月庵迎翠書龕  
追漁水榭笑葉清恰星園

庚申後三月墨憩瀆二局時同  
人賦此以志之元小雨快晴  
歲次癸未季夏  
歸安丁秀良拜觀

咸豐九年冬十月九日錄下  
吳廷沈毓菴拜謹於中江書院

華南集

舊筆館日記

南武王

翰林院

子箴來過屬茶樓中談費可以委與子箴第淮之宿令尹今宦素貧甚復有出山之想

咸豐八年歲次戊午十二月三日申辰天晴而煖有寒意首  
草後次公未泊舟洋涇橋畔待未之別乃同小異王舛往昔  
公廬閣小飲三周因送玉汪達約以明年正月偕作鄧尉之  
游小異者東道主人頃之次游六至問沿數語既至而前夜  
小異餘於余舍却無甚寒甘惟以禦冷

四日乙巳午後柴伯廉未舍到後竟晏而公子近日歸惠詩  
餘知皆幸所填音節舛誤頗多同於筆下細加校正

五月丙午午後徐近良携金策二本舍牒書答古非人直逼

五日丙午午後徐近良携金策二本舍牒書答古非人直逼

九日庚戌午時沈松雲施竹琴未舍川風雨鍼相詢刺後良

久乃在江面谷見過夜發周殊甫去云殊甫聞不申雨風

布帆遠公江天在望思念為勞比者陰雨漸旬李家聲伏

薪華館

秦漢梅空疏秀挺媚而有勁骨不愧書畫名家也近泉以歲  
算忽之相過櫻矣得未走別後語久之而公  
六月丁未清晨入城遇閻齋於塗約作消寒會偶過酒壺見  
有蛤蜊甚巨因醉逐約午後小與吉父春甫俱集同閻齋  
於鴻順廈大嚼汪聲數盡頃之玉赤亦未合弁洗盞更酌足  
興勃發嘉肴並俎肯酒盈盤令人屬餐不休下箸閻齋曰今  
日尚予生日特闋請此供君消遣耳及罷同謂煙暉閻齋  
茗酒如故借公茗漫絕之板幕乃別半日可詒暢然矣夕同  
封晝三挑銓往訪近泉不值

七月戊申靜坐不出江面谷未訪劉沒竟晏而公南谷借阮

想君子猶養維宜福慶康豫宦多勝也熟識間下于今六年  
見未嘗衡格但接餘懷別未嘗通一札抒積懷天下奇士交  
臂失之空盡顧念立知疏酒自感我心漸忘跡休倘彼其名  
教羞其矜持若伍陵嗣遺人之班日惟閑置一空玩悵歲時  
無有所作動過在俗形神俱廢生趣亦莫空復故仰首伸肩  
侈談論天下人未復千秋箸述我自懶不肖文章小技猶且  
未底於成學難廢於己心名不挂于人口三十三年已過已  
玉精神意興迥非昔時無小病茲三載脩憇輒輒味益淡  
洲憇愈篤屢以息肩蓬廬僻心邱未迫於饑寒困於夜食欲  
寐不休所與未遂良用喟然作子李七言祭復見予未以

門下金闕角拂庭  
訪維殿近招稅駕不口及輶里舍且言若  
侍郎尉顏為主人行李往未至憂之因憶小去丰東裝不果  
搔摩笑人今東道吾莫淮惊頃決命呂安千里之駕留平原

十日之飲其樂何如也小嘗云其地山水危勝可以築廬借  
隱何幸撲脫如慮遂我初夜置五晦之宅買牛湏之西葆真  
養未共樂邕熙橫疏裏川供賓客涼雞豚以娛慈親人生以  
此亦復何恨徒托空言為可嘆耳西末五福藉厚惠覽珠布

翻意多不宣悉  
十日辛亥有算同小異晝三散步環馬場至挹清茶祭啜茗  
清談良久返沽邵釀留小異飲

十有一日癸丑兩序算小異正舍剝落以地溼無復餘於余  
舍却醪甚釅堪佐清話

十有二日甲寅辰刻施蕙庭送生郊未袖出玉人前後二札  
詞旨淒婉欲絕悽之令人墮淚午時同蕙庭至順興茶室閒  
話竟晷又歎之於酒樓醉川訶青鳥之勞蕙庭又歎代予百  
小宦於原城意殊倦之甚可感也既夕施錢作復書夜漏三  
高始眠向是日胡斜塘來訪不值而返

十有三日乙卯清晨入城見施蕙庭於茶室中即與之同訪  
酒樓小飲蕙庭病者徑席間殊覺鮮爽酒甚之作茗戰清  
話良久庭亟欲旋歸送之至北城而別午後徐遇熟人齋吳

仙舟徐安甫拉之黃爐沽飲所煮餚矣風味甚佳仙舟商量  
珠裹可為大戶特出杖頭錢為東道主人炮手老鷹又自一  
絕從又往福泉樓啜茗出城已夕傍西堂矣

十有四日丙辰飲君入城往候金祝齋不值於冷摊上見有  
詩滋興所逐采詩三百首殊便覽閱出二十文購之歸存算  
江西谷未訪言天寒思絳且往高壇尋飲途過小異住之偕  
太酒家煮牛脯初熟赤小一盤舉箸大嚼殊快人意山谷飲  
興甚豪酒罄矣算爵士木頗有詩意乃乘興往姚子箴子  
念方啜抹吸斤杯清話良久乃別是夜月色如水冷徹毫髮  
步之而歸殊不勝寒

翰華館

十五日丁巳晨入城訪金祝齋不值于俗柴伯廉未舍剝落  
竟晷而存序算同小異正未往茶齋小啜同正酒樓煮酒小  
酌所作錢行達送扇子款訪全少故清譯數語聊之即別返  
挑李作李呈前任觀察吳健菴道晉南武王廟上志觀察大  
人問下震隸名七年於茲自公草茅疏職不枝教贊進謂  
長襄判不投及門而返者屢矣非真介於自守也蓋恩賚也  
况往者海上冤氣未靖大人寄軍國事任軍去翁午而下士  
以文字不急之務未暇筆牘未有不遭呵斥者今者攷案退  
答泉石俊持方且延攬英源流連討泓又築別墅於城西內  
娛老計朴見地以人傳樹固惠重載法志卷丘為海濱嘉謐

矣。於翰卿大人之心雖不在便而洞規事勢歎運僅綸冀以  
上答。雅主特逐之知下洲當事倚畀之重邑中利弊所在  
知悉不言言無不於信之為未者告豈惟官吏未欽華彝此  
仰哉。麗族之人實嘉賴之顧翰卿有言曰：「政事文章具為報  
稱一也。」政事洋及一時文章功流十載其可憇。鑑得失紀舊  
惡辨賢愚定褒貶別非信全而傍以者莫如邑志。若矣修  
葺邑志之舉非有勢位者不辦而當今之有勢位者案績勞  
其形稅賦煩其慮地方無割鉗錦之事且未版。一條理安  
修按羅敷事采訪舊例為此迄不可緩之役哉。若大人則時  
足以菟制力足以集事且宏矣。凡係情殷吐括又宜以收群  
衆。衡等館

策群力之用况滬雖彈丸之地而禹築河辟羅中外所互市  
肩摩轂擊金氣雲約蒼牛青虎之間滄海橫流耳。向見去  
不勝去。翰卿者有瀛壺雜志一卷自誌於滬城掌故里有所  
知。惜川海更多故業。遂中輒近時事實尚未編錄倘假川  
歲月或有可觀翰屢欲陳辭左右而苦乏其端今聞荷汀黃  
先生欲修邑志此不可失之機也。桂謹繕寫上呈。如蒙大人  
不弃採擷翦毫賜小刻貨俾付于民則感且不朽翰非敢冒  
昧上干以大人平日樂煦恩於多矣。又昔年與二子有尊  
廷之雅往以為言。附呈函六種。平日賜見其雙璧行一章  
即始見二公子時所作也。冒瀆爲嚴。乞任主臣。謹狀。

十有七日己未晚至石元茂棧訪胡舒塘清話竟晷始知舒  
塘為石氏因席殯殯之孫挈眷奉此才一載矣。今歲暮將  
作返櫂升不終長聚。嗟計泊之。惆悵若失。別奉以邑志。甚者中  
佔見間齋小憩。半時見間齋方有餘事乃辭之而行。浦濱水  
氣迷濛。都作寒意。月黑泥淖艱不可行。想明日必雨矣。  
十有八日庚申雨夜作去。呈錦心朱雪泉。舅氏瀚再拜言。舅  
衡等館

氏先生聞下寒江。猶遠古驛梅香心曠望川尚勞苦修阻而  
莫達。昔在松濱日飲碧水今居澗曲時餐黃沙。意境所歷迥  
不同矣。偶未酉。風心勁冷。月又圓。因思於鄉又以春新殺川  
供餐疏。醑酌少。薄醉加棉勒食。拊衛維宜。先生以古稀之年  
應。聖明之詔。三徵不起。十賚綏煥而先生方且抑我退下  
如渝赤子。晦不苟榮。辭非虛譽。求之骨代實罕其人。况乎家  
庭之間。棣棣穆之幼稚之輩。枝之怡之。固已極人生之真福  
而月大倫之至樂矣。顧枝後優和起居秉拂甚嘉甚善  
審卧。適處既益頑。有滋更多。故承先生拯拔于垂絕之時。是  
塞卧。適處既益頑。有滋更多。故承先生拯拔于垂絕之時。是

施於不報之域飲德銘恩衝感何極冬間嘗泐尺一之書拜  
十千之賄跋鳥迹兔儻已忘道既乖涼閑又隔非季布  
之諾不錢郭子之言竟食也蓋以避風之鵠往湖峯而輒回  
藏字之大過洛川而不辨或急於郵遞托非其人則水為殷  
洪喬之寄未供其投小顧長康之取盡托為通靈慮雖過肖  
事則或有以懶思於原城試文之時為遠近完鋒之舉川此  
僅四年旬為罪滌自木海上縣歷歲厚雖久時命之限砌非  
意計所料第事已至此不以不安之而已視阨境為亨衢等  
秋奈子甘齊其近况異方越馬托品侏儒猶殊異傳日非  
我族相其心必異語言動作尤不可苟每日辨色以興竟晷

當學問反不若却執潛修閑局坐之為了也其妄所取又  
一也此邦於渭之傍有鼓摩摩摩摩摩摩摩摩摩摩  
衡金銀之氣重灼白日於耳其異方之樂接於自得難之  
形無值數極疎濶枕簟皆澄省秋日風窗櫺破飛墜下簷  
已費何曾三萬錢聊欲窮身僅殊毛厄之片瓦歇處一空嗟  
馬若喪前屋久夢寐雨不來偶欲詣月雲羅滑心邱素則既  
瘦不堪半仰之山可登鄰籬未脩忘一顧之去是借幾於  
抱梧同楚因閒置如新婦矣其有銅車尚巷飛塵夜香繡櫳  
絳燈銷金若玉則皆幕庭火羊鄉曲櫂子所邀遊耽好牛也  
此逐之游未非所樂鳴盡之者尤為深疾其妄所取又一也

衡華館

而散終於旁同貞販賈等貨春疏猶之性如處狴行文字之  
間尤為水炭名為秉筆貧供指揮支離曲子非特寡故朝夕  
直可投泥溷廁玩時偶日坐耗杜年其妄所取一也因處一  
室絕少移士屈身謀食豈有端人本非知心之友不過覩面  
為受此身其間時有孤惄不似已呼龍馬年食雞鷄隨行  
逐隊等澣齊庭門含求田篤以吳市玉於出而訂文品類尤  
輕久恩勢途面目都變一溺利數設吐可憎性情既殊踪迹  
其有稍知筆墨攀附於流別又若郭李之風盛名亦縉之長  
派人作更衣自稱名士謫居人謂勢矜才公因錄甲入其  
堂則裸體炫角龍車出其門則琳瑯等珠玉石佳器標楠檀

之他圖卷未印其序有銜泌割猶對壘安之而不悔貿金典  
研視之而如怡安見脫粟不甘於梁肉草布不耀於絲羅破  
屋壞林不適於栖遲異地貧交素友不樂於徵逐厚榮娛閒  
情於簡素奮逸志于雲霄上可以博功名不可以垂筆述汗  
不出此悔焉已既不知事不及己者易以言身猶尚局外  
人謂其時寄以全弟之仰重俯育嘗妄太力之左提右挈  
困苦交攻庶思走險毫無所避燕懷依人何以處有幕之巢  
而不為蔭之擇也今者已沈苦海久困焦枯之念遠反之  
愈難因情資曉風祖更疎外忘膠漆之交內少松蘿之托任  
拂之子不見憐於故人劉峻之友反被斥於到溉深恐退居  
人謂其時寄以全弟之仰重俯育嘗妄太力之左提右挈  
繫鵠館

窮溫更益顏連好事難遇誰尚送米子未至但肯換羊狗  
雀在絳干羞窮辱而不忍與恩亦求洞轉而且莫知援  
手牛無人而姍笑止無起矣且目論之士以此名復舉名教  
有玷信保或剛辟其長孺甚母加小穀瓶若烹莫涼初志惟  
原峯世然之憐本日殊不力以耳此猶所川顧首顧面倒行  
遂施任十載而辭忘也嗚呼苟則百喙莫辨歸歸公牛頃未  
置名譽不立詩家停侯乞之車汲引無聞孰有貨伯通之麻  
左右都非進退維谷坐莫之若忘惆之不樂恩先君子見  
背以未縫搆門戶艱劬倍亟折桂炊玉裏益令醜煩有之事  
惟恃一人中間篤厚營萃為半授全心力耗瘁其尚元籍不

名一錢仍復乘乘利儻空綏三匝在欲負枝所謂折三條一  
損血積羸為他日退步者僅成虛願耳原之舍弗清未就  
以賣不得呼吸煙霞已成痼癖迷津難返凡百堪及墮斧之  
送唱之懶手足含交臂之將二十之年又艱舉子母以垂老  
親含餉之羞退處閑閑左顧歎渝命也何如雖難相強境遇  
三危塞既如彼家門之所值又如此人生樂趣泯然矣何  
時遺弄綺羅道迷歲敵煙策雨簷然溷老農園夕花長倚微  
近局共風月為知己以杞菊作比鄰出則共戚許夏文章抗  
除一代辱則共皮陸國志趣並軼千秋此固恒情之所蒸而  
吾生之大快者也日歸日歸貴復我心復哉哉我聊以卒歲  
人謂其時寄以全弟之仰重俯育嘗妄太力之左提右挈  
繫鵠館

矣蓋此委瑣時盡所冀想六先生所樂闻也伏願時賜訓言  
倫加恭謹引領企瞻乞任臣漸謹狀  
十有九日辛酉雨復終朱灑御書云得別高襟涼渥已易矣  
冰彌渺絛望為勞伏想復絢安吉待祉假豫之如斯人謂其時寄以全弟之仰重俯育嘗妄太力之左提右挈  
去歲冬間沙蓬零落殊復持手書已隙風塵猶如覩良朋  
紫君年少即獲高第本藻耀而人不立周納之佳公子也近  
又致力詩詞為合冊之學所造不可量承命为其後項極  
勞而浮连之應外有幸殊歎之以此邦但識余氣不  
新文字之祥有以觀察名葉闕易為力否則屏以拒安如輕  
昂於之見辭於聞人耳然中觀紫君有因力耕家是自給何

必為秋風飄秀本僕之候門難節求利哉紫君於柳文泰峰  
處稍有所獲申以鄧尉探梅之行泰翁曰四金內贍尤束  
裝仍未果想青山殊消綠莫含譏必不以似士笑矣天寧  
泓維吟竟無既

二十日壬戌雨天極寒冷自命价酷酒正醉以度然飯器者  
屐入城往竹林禪院訪前劍人不值晤其妹墨隱大師坐後  
片時即到聞是巷內墨隱出己資建造以作清修羽靜之所  
墨隱本係俗家婦夫早卒雜髮入空門頗識字連巷口尚有  
餘蓄癸丑城陷將金埋於巷後山石下事平無恙惟巷中器  
皿空櫬皆為賊析作薪矣今復出餘貨著理無從更新劍人

為題額曰海上潮音或有云是係蕭氏家藏想當時蕭六捐  
貲助建耳

二十一日癸亥雨夜閑函青散記滿已三下倦甚伏几假寐  
時一燈熒然窗外雨聲甚悲離愁別緒攬懷如撓包闌有彈  
指聲問之則曰予即凡在之雙鄉也方驚懼間則戶不啟而  
已正縞秋翻翻半姿綽約子出一書曰此即其子也君識之  
否傳視之乃以粉書於蕉葉上隨墮道滅僅存數語云妾忍  
強暴以待君而君不正何負心耶若明歲春歸人不至則桃  
花兩朵花月即是妾妾得耳生為情人死為情鬼天涯地  
角矣此心幽明迥隔永絕此辭手稿正此不禁嗚咽大聲

母氏送過房呼予曰兒殆然耶可速醒子揉眼而起見淚痕  
已溼透書角矣怪覺人引亭子如在窗外也其殆倩女之敵  
魂耶子沒一切夢境皆由心造其占有吉凶者謬也或人有  
非常之事先現于夢則其神以預為之告也西人得人犯事  
皆歸於懶睡及氣上衝任舊所閱歷每入於夢說亦元妙

二十二日甲子寒雨雖止尚未放晴雲間韓萊卿應陸未訪  
所列幾何原本相贈以之如復拱錄某御為雲間名孝廉故  
子洪作文奇奧诡遂幾不可讀幾何原本八卷係律忽君作  
士未所釋而某猶以其特探秘鑰由於太明特出賞假梓今  
已藏事同揚一冊未納予殊可感也夜挑燈以此書略展閱

一過同憶昔年郁君泰峰嘗至問西人天算之書何不舉川  
增之乃走筆答書云泰翁先生問下縱半陰隔信想為勞久  
未作素奉商動止鄧尉掌故又著衣美回憶贈還來裝風雪  
解惟時移祚日寧耳今日叢鄉韓孝廉送雲間未以所刻幾  
何原本相餉幾何主學志重於泰西自利瑪竇入中國共徐  
文定公譯成此志其學乃大明後原志十有四卷所降僅六  
六卷有本全之憾定九核氏譜於興慶皆在冷八卷前數卷  
異備執法耳匿其所長而而石川告人從有管而無鑄也今  
西士偉烈然泛嘗李君不憚其難而續成之功嘗不以徐本  
下先生赤裸肉袒復以必喜及藏書之富甲一郡

不可不慎一枝敢為芹獻卒勿却焉予在函館十年矣於此  
時之學略有所聞有終身不復明者一肖林笑其心最細密  
予心急氣浮公不似入一為西國造言文字隨學隨忘心所  
不喜且以舌音不強不能勝變字則更難訓別矣士亦復少  
於算學若有天授精而通之神而明之可以探天地造化之  
理矣最大當洞予頤不信其言真失大藝之一不過形而不  
大有於身心性命之學何涉

二十三日乙巳雨午涼清寒殊甚朔風如吼方算曹介送書  
郁氏回知秦峰於是月四日失一子意諸俱喪閉門卧病於  
海一去烈之秦峰別駕二丈先生閣下寒雨微寒門內然坐  
薪琴館

是使初回述令子深甫孝廉但馬祖寫問信驛倬感歎欽

閑山陽之遂因以出涕過黃公之壙于焉愴懷斯人察患竟  
不永年嗚呼傷已猶憶今夏復見深甫於楊李子君平伯厲  
齋初挹冲襟即知矜尚猥詣西學非等侯色之好奇無間與  
書早欽匡衡之娟學惟讚頌具體本清羸而不知其幹有達  
脫之才流於實處我心宜其中晉之術上約立功蓋先生難  
料脩短有數不可強也先生以情傷哭子偶挹微疴空庭枯  
木益非幽感之被舊筐遺箋今半傷心之字蹟顧橫山日暮  
悲吟原蕪成銜哀作賦文以過焉然辭稿有所言仍先生勸  
夫人非太上清禁也傳而善道哀哀大峯達識況當黃髮之

歲煩夏恐易傷人青陽之時伊鬱或忙乘節伏願勤破曉塵  
早送佛獄空淨煩懶悟微因緣人生百年等歸於零露霞泡  
躬隨幻隨滅客逐骨肉之間哀離離合亦吾常耳昔牛斗  
氏呼天浩立弄尸痛或輕過分曉達添為不情不若冥心學  
道澄志消淫皈依空王自然自解也顧或者以論喪大故  
父子玉性皆有後恐後置失而歸附此不外復生久矣  
當思不朽或貧微名流作為往來或哀其迷作復活乎民族  
使魂鬼雖不消秋草埋芳烈常留不老華俱忘九原  
不泯良在於斯誠未熟逝傷離多慈善恨史遷之腸月回  
九幽笛岳之髮時元一茎年已三十尚復垂子安以付繩琴  
薪琴館

書時自感之耳以先生值境多感傷心不怡故相於言歎非

強力耐藉也燈寒漏盡呵凍磨冰翠蘭作此想遺文尚在時  
追憶倬乎孔璋恐鮮痛立候深有仰於故承先生其翰採所  
言萬幸寢自愛漱再拜又作煥深甫詩七章并序深甫孝  
廉少生通德之門長承賜書之命醉粹秉質貞亮挺姿英  
鼎金石之外別無研者尤好結客慷慨急然各色六妓德  
色性本恬靜罕涉俗役茗鑑香茶輸花竹藉以陶寫性情  
消遣歲月外以勿問是大儒朴之清福人生之止樂矣奈  
何天行忌之遲速其久且以微疾終也蘭芽早刈殊深鄉移  
之悲玉樹長埋更抱庚公之動漱居此十年參識一面情亦

詒不獲已暮雪壓門不阻懷人立夢寒燈照壁惟  
逝之文爰作絕句六章示汝九山之下詩錄四首檢點青衫  
舊淚痕傷心宋玉爲招魂隔鄰吹徵山陽怨空雨啼鴉苦聞  
門外曾子寶樓中見西月算西風判決時瓊樹生埋無幾月  
荒墳空唱絕家詩多病年歎惠深山川記憶忽於未似到  
祭風雲夜尚拜堂前奉怪松閑居於冬夜祭弔逝魄難不  
安紙宿風雪十分零人有約持香角能有梅在不忍看此  
四愁極惡劣本不足存研德文直故不全刪  
二十四日丙寅郁氏遣人饋呂宋銀餅六枚及川內卒歲之  
需却之不復三復後受予以山金稍售難負肉脯以為甘旨  
衛生館

壬辰丙戌度殘腊矣予在庵暫假兩人數椽以作棲息聊減  
風雨終雖免出貸債恐而在其中不能祭神祀先并送靈禱  
與法似例亦無之

二十五日丁卯時予主修中西林書已成事惟中歲卯申酉  
俱兩月以食依癸卯元術推之僅正月望二月朔及七月朔  
望入艮此推蓋準西國術法也故春秋襄公二十一及二十  
四年皆以食古今言算家並以為舊史食之誤惟董江都  
云以食又既有人言有惟比食法於其俗不信未可為據如  
西術所推竟有比食之理其法亦不詳解也

二十六日戊辰移坐不出徘徊歲事朔風凜冽似有雪意

詒不獲已暮雪壓門不阻懷人立夢寒燈照壁惟

草沽酒篤冷燭盤三爵殊覺醜然

二十七日己巳清晨入城衢路泥濘幾難置足其猶如閒話  
片時特出近作相晤午後同安甫至吉甫昆仲玉綠茗軒  
小啜茗炭安甫者趙伯子居川不飢薄草履之出城已暉黑  
矣夜作第二書效吳道晉觀察瀟頌手再上書觀察大人問  
下竊聞乃潤者不飲於細流求豐者不爭夫塊壩好賢之門  
素士慕義而集濟善之心仁者同人以施任昔韓愈謂罕

相書三上而不機其牒李白之見荊州面一識而即以為榮  
是故訓太穆之所湏于司空之所為裕達大度也奇去牛而  
不羣張公之以緩急用人也竊川為古固有之今尤宜  
衛寧館

然其即廟之於大人乎湖南武陵先生瑣於下士飽食之孤窶  
嗟嘆北鄙之單苦耶儻名譽不勝於里巷平文章未抵乎公  
卿有藉吹嘘長其聲價尤叨忘惠寵川匪領今女郎逢送禮  
時值迎丰賈出祭祀之須索補杜陵守歲尚解泛酌酌都  
客非空厨之可延持券償逋必障篤之始舉凡此皆有待慮  
年而實深欣贍仰惟大人公儀之殷凡士皆感照姪之被典  
眷俱融滅太倉一穰之米已飽侏儒備注大海半勺之泉即  
蘇涸綈是以前者不揣繆妄干冒等級致呈西書六種拙著  
一編為急往之少保輦車之獲宜其以書換羊老撫當戒六  
惟公俸與應清賦可風犧荷歸壤三不竟忘歟於之煩復初

尺書為薪再濟幸勿捐取求為瑕瑜而訶手信為多事也敬  
俟玉音服主無數地企之誠必不虛望瀕再願首去去仍復  
杳然要求無術卒請往南歸卽川津利吾誠過矣淮城赭短  
之亂穢之者實吳君也始慕崇黨為鄉勇而跳盜奸門往復  
散之又不追歸鄉里更從突厥無顧之使毫不憊治川拔  
此禍滬人憾之次骨水未邑志中載其穢跡定不曲筆相看  
吳君雖百古六無以自解余前未云：‘隱約其詞蓋有挾而  
求耳而不虞此老竟漠然置之也’噫

二十八日庚午有貨舟董氏未聞語言貨得上海尚有兩個

半人物一為喬鷺洲學博重禧一為瞿子治明陞應給其半

翰學館

即徐紫珊上舍渭仁也此三人皆賞鑒家也凡商與周鼎秦  
筭漢碑無不立辨真贗家所藏尤夥年間馮少眉印識中載  
子哈鑒別金石友李備具隻眼所製月壺精形無比顧三人  
火後皆零落为其子孫序賣殆空物之聚散無常民可明嘆  
三人中鷺洲最尚先輩余不及見子治尚存見而川目猶失  
之余於己酉杪秋立此子治即於是年冬卒未謀一面深以  
爲恨紫珊雖數見而未深交迨癸丑之亂紫珊陷在圍城中  
示弱盡力勸之出家舍去後深自剖別且言在閩人會館  
定計渡城已有成謀不料事包中變喋血暗地當初起時劍  
人往省之紫珊屬你表公殉難侍令詳叙本末表公富有四

犬皆不食火更屬作恭大祀且為表公成殮火焚人杞木  
去以故僅贈金數笏指其籽居嘆曰此行為墟矣言極沈痛  
是早知督免之不從咸事而官軍之必旋入也舉足不出城  
是其大失者屢々使國名重逼迫亦可用計脫身禽夜變服  
殺突厥待清良鞍馬中而出汗漫辟其懸危地果何為乎  
卒已輩語相亟聲名狼藉而妄以自明又不善約束幼子川  
政候節不全所交多為惜之無識牛乳其昔日詩文贈金之  
作皆為例去殊屬太過余嘗論紫珊一生平無大不謹所  
至府辦公事極稱無效惟功罪不相掩極德怨亦情多半耳若  
竟招之首惡大慈則過矣

翰學館

二十九日辛未偶閱上邑乾隆舊志所載風俗如元旦貨歲  
并小兒擊鼓殷鉦各處皆然其甚異惟十三日家人即僉龜卜  
而奉事極林穀投集金中爆之花面妍其吉儀名爆亦要此  
事為吾里所無正元夕採竹柏蒸結棚通衢作鎧市大略相  
同惟奢儉殊耳昔有今無者乃五月五日在丹鳳樓觀龍舟  
競渡此風已久不行矣三節會京盛馬三百餘匹妓女椎髻  
諸衣銀鑣悉索來興及從祀之人又有於神前許願破其  
臂承一大香爐令其供各念願唐時已有之昌黎陳佛青疏  
云必有折臂齋身以自供養夫以父母遺體毀傷不恤益  
見其愚也是日兩閨戶不出度歲之宵尚無所措乃作札發

衡華館日記

南武王 潤齋今

向此假日數金倉從過去備店通為一清後此安穩清  
根六有利弊雙扉亦不疑方未責未失矣  
三十日壬申晴久雨之後心志煩悶乞龍陽和心高頃爽午  
休同王赤於崇西園大設牌闈啜茗暢息門亦未合弃茶累  
往訪唐云閣刺候意甚備惱如來而食沽酒小飲頃解愁消  
其沈自新啜茗然詩說懶王赤守歲刺飲少醉自未就余旅  
泡九年八度在此迎半矣故鄉風安久不似見德懋竹聲益  
增淒愴耳

衡華館

咸豐九年歲次己未正月朔日癸酉天氣晴朗同李君玉叔  
篤簡至西園散步士女如雲萃過楊亮門及姚吉菴過游草  
芳堂造其絕頂見來者繹絡如磨上旋歸以訪視相君不值  
見門庭極翁子元旦概不見客下午至泉漳北會館賀林益  
扶外舅幸停清坐片晷即退

二日甲戌清晨湖南樊吉山未訪吉山名川在都中嘗差出  
都公久在津營領憲事甚暮冥法天爻及<sub>戊午</sub>占望之坐  
以為泰西人赤特于此必有妙授且言其師必成老子師  
衡華館

堯夫梅花神殿於一室中<sub>靜參默會數十里</sub>以外事皆可周  
知予詣之曰商人天算此中華所習術不同齡不可誤會也  
吉山所居在鳳凰廳其地多苗民苗之種類極多衣以顏色  
內別婦女寡孤亦有矣母多終漢人婚姻相通其祀牛鬼近  
火許攻城多有獲禽此餘公往徐鎮於家貲歲見顏氏文新  
女史文新白鹿治之妹甲寅冬奉避亂出城泊居吾家分  
徐氏已一歲餘矣鎮亦他出白衣而削往韓京約食以屏禁  
門<sub>閉</sub>一人入其室則刀斧隨身<sub>厚</sub>厚<sub>寸</sub>深<sub>三</sub>底<sub>一</sub>床<sub>真</sub>莫<sub>可</sub>知入城候閑甚不值見其勇滌泉有算<sub>六</sub>第<sub>八</sub>劍人子作  
井辟<sub>七</sub>位談及今歲不利古文及<sub>并</sub>無必<sub>引</sub>所<sub>支</sub>指實始可集

事以時候之別

三日己亥清晨往訪梁間齋，未時見齋尚未起，予已始披衣而出。至樂茗軒小啜，春甫亦來，合昇間齋行處，已酒樓小飲，吳仙舟特為草堂主人錯與一坐，頗堪不羈。下午行候唐公閣，孫法個卿偕子懷回樓，因春甫往行館，惠於不值，出城已夕，易石山矣。

四日丙子清晨同李平生往新綠賓館，顧景平心同徐安甫黃吉爾，各有啜茗，甚為聊快。在新綠堂，從後言至平生所使頗不睦，於桂中堂，其剝削自用也。雪軒名有參，閱人由佐桂派升上席，是舍官川卓異，優游閑淡，今供桂厚使，小事起

舊夢館

歸遂自處，小矣。意在行近，為振局，暫無不日。泊舟松江府，有汀名芳，南人由進士出身，人頗明決。

五日丁丑清晨同春甫入城，觀刺牛，小啜，復登軒啜茗，口渴，乞水根，相見，宿於水根，人性頗豪邁，揮金結客，無吝色。咸豐元年，與予相識，二年冬，回閩省親，此前，再之六七年矣，人皆歲月直不可尋考之微，於頃之子，與予同年，布捐局中三人，一王相，舉人，一胡相，舉人，一郁子，湖州人，一吳子，銘，太湖洞庭山人，清俊良久而別。

六日戊寅午，小寐，聞鶯角，小餘，士赤，尚活，急移同入城，劉港人不喜，難堪，而弋昌奇調，翁無味，不如其儕遠甚。今

龍腔之在港，不過大章班而已，班中有一小生，尖韻可人，旦則表桂，內領表，恣度風騷，危似妖蕪女子。

七日己卯，顧惠卿未舍，同飲而云，午後至金祝齋家，賀喜，因其妹出嫁王氏也。夜置酒，小飲，同席金廩園陳伯康，張秋槎，陸酉生，是夕宿於其舍。

八日庚辰，晨出城，至館校，勘中西保，半渡，至金氏舍，送親其倩，字靜想，予以有事，俟花興，奉令，之客，遂別就同子木，故步，瑞馬場，子木言，數以子平伯聯句，以一詩云：湖上銷冤第，幾橋桃花楊柳，爾浦之費騰躋，裏者光老，不見貴，得舊畫枝，平伯擊節，嘆賞。

舊夢館

九日辛巳，閩東士民，函人接仗，三戰，三捷，函人不肯撤兵，必俟和糾訓餉六百萬，王始還城，督撫同司道省二百里，桂中堂，令桂中堂特遣薛公，會同粵東紳耆，往成禮辨，此案不知解，安協否，又問西班牙國王，亦遣公使至香港，意欲專立，私約英公使，川閩於桂君，桂君以為西班牙僻國，小商船，抵中國，六鮮少，可統歸于英，不必割立，章程西班牙公使，不悅而去。

十日壬午，為郁深甫，李應，作一聯，輓之云：大千世界空現蜃

花漢，養志忘凡塵，惟無弟，輕身本了同僚，目憲難堪，四十光陰，暫風流，果幸早克紹，有子而朽，有父而垂，可付事業心。